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乙卷  
十七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

臣邵 颿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七

岳陽呂翁

宋 洪邁 撰

淳熙十六年章綢為岳陽守聞城南老松之側有呂公祠宇因往瞻拜觀其塑像袍色黧黹不鮮命工整治未暇叩其說工與否也一夕家人夢一道流衣新黃袍遮道立于郡圃趨而避之他所則又相遇問其姓名曰我

仙者也家人曰若是仙者何不游天上而反行地下乎  
曰我地仙也翌旦以語章章出視事吏前白云向者奉  
命易真人袍繪事已全章深異之且念一潤色其衣服  
而形於夢寐應若影響乃以故所藏呂公金丹秘訣刻  
于郡齋冀廣其傳其書呂自為序稱紫微洞天純陽真  
人曰巖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遊雲水尋師  
訪友往來無憚于驅馳切問近思終始不生于懈怠陰  
陽升降取法于二儀性命根基歸源于一氣无形无象

來時止一夫一婦有名有姓去後存三男三女九宮臺  
畔金童探得黃芽十二樓前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  
當分八卦之才陰內煉陽自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  
火光真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游蓬島天機深遠  
不敢輕言道體淵微難為直說今以平日建功之法尊  
師已驗之術集成口訣十八首密示後進凡金丹小成  
法七訣天童不老法第一聚火煮海法第二匹配陰陽  
法第三聚火還元法第四散火煉形法第五龍虎金丹

法第六周天火候法第七金丹中成法四訣河車肘後  
法第一肘後飛金法第二玉液還丹法第三金液煉形  
法第四金丹大成法五訣集成朝元法第一煉元成形  
法第二內觀交換法第三神仙出入法第四分形超脫  
法第五其書合三千言每訣四句句四字明白易曉實  
修真妙旨也

張二大夫

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徙臨安官至翰林醫學退

居吉州啓藥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資數萬緡  
屋後小圃廣輪不能十丈日往縱步忽垣墻頽仆正壓  
右足跣折骨破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科著名亟  
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且黑而枯歎曰凡人上自頭下至  
足皆以髓為主故能得以久長方盛壯之時或有毀折  
苟精體充盈則可施板夾傷處仍用外藥塗傅隨其輕  
重深淺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  
所能及也即捨去張宛轉榻上呻呼幾半年而死

彭氏池魚

鄱陽彭仲光有魚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仲  
子大辨往其處觀漁人設網罟終日不得一鱗甚訝之  
留宿岸傍村舍大辨夢黃衣卒數輩持杖毆數十罪人  
皆束縛駢聯男女雜沓羸形悴態以次入水悉撫膺大哭  
若不得已而墮辨驚覺以告父明日舉網魚充滿其中  
仲光感之為之不忍食

姚將仕



文惠公總領淮東日攜幼弟迅在官不期所生母病瘵  
潤無良醫乃載詣常州時從兄高為晉陵宰畏其疾傳  
染使往節級范安家招醫巫診治竟不起殯于僧舍明  
年正月望夜高兄之子櫛年十歲矣與親識兩人觀燈  
于東嶽廟范安之居在廟外邀啜茶果歸而被疾信口  
妄語不復省人事郡人姚將仕者納粟買官能行天心  
法命視之先勅神將呼土地詰問有降神小童見其至  
咄咄自語曰官府嚴整如何得有邪祟恐是他家婢妾

之屬所為那可責我實無鬼可捕姚謝去自于其家飛符喫水凡十餘日攝出一女子蓋迅母也不肯言所以來姚牒城隍寄收他日再呼問始云因小官人來范家故隨入縣舍於是以酒饌香楮遣之而申泰山府乞注生且焚其樞櫛即愈

澧州判官

故郭邵州沼之子林字伯實紹熙二年自鄱陽赴澧州判官莅事數月直宿兵卒見本衙土地廟判官踞坐廳

上或以告林林意諸卒相戲不以為怪次夜復然陰察之了無迹但杖闌者而親往閉廟門且選一謹信者宿其側此人懼謹終夕不敢寢將五更見一人身軀頗偉髭髯如戟從外來踐履其衾席而過至旦則儼然據主位偃蹇林亟驗封鑰門閉如故始大駭訝曰得非奉事不肅招致此異乃具牲酒拜禱謝過俄報手詔至林乘馬出郭郊迎中塗墜鞭若中風狀馭者拾鞭復進已頽仆馬背扶掖以下僅能拜詔甫歸家即死廳吏方云數

日前夢本官與廟判官為代林本雅素吉人而邂逅至此雖歿而為神亦眇末矣

臨江二異

臨江軍相傳有二怪其一軍治內野猫兩目如丹出則以前足抱頭而睢盱人立其一省倉內白犬不知其幾何時凡見之者必有災咎紹興二年予壻錢密為守常見猫繼而老兵報已生六子而不得其處俄銜其二往通判庭啗食之是時景韋兄在職未幾錢以人言韋為

曹使所劾同日罷從姪櫟為清江尉暫攝錄曹入倉支馬穀羣卒忽向廩稽叩連拜驚問之曰白犬正在堆上望外而立出視之果然亦為致敬櫟數月卒于官

### 朱司法妾

朱琮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任臨江軍法掾有一侍妾其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于自刎朱君坐卧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閤皂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付城隍廟拘縻仍戒云尊

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嶽殿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寮偕  
出禱晴中塗值雨作適到嶽廟之前衆輻悉入避朱亦  
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略無拱敬之禮忿  
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衷憐惻今汝當亦知非  
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  
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旋踵併亡凡生三男子大者纔  
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鄰邦者聞之亟傳檄來為  
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著袍執簡立二女囚

荷枷被訊迨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蓬頭敝衣撫掌大笑相續去女驚異為父母說即時病暗竟不復能語朱里人黃祥主簿說予謂一妾之死而主君主母償其命嶽廟之嚴而不致攝一鬼使之出入自若小女子話其異即病暗是皆可疑也

弋陽女子

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于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肩右墜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

攜歸示妻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于地陳邀其友  
證所以妻愀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事是兆祥我  
死不久矣後數月竟卒陳鰥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夕  
游觀戲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勸善大師

饒州東嶽行宮遭火蕩盡後來草創修理僅有屋一二  
十間紹熙五年十二月判官孟滋同妻往謁至外舍小  
室見一僧像貌彩飾皆剝落問何神祝吏曰勸善大師也滋



顧其妻有整治之意而未嘗出言是夕夢一長身僧來  
丐衣服禦冬寒且云不過費君家錢三千耳覺而喜異  
明日即令工往裝繪一新正用楮幣三千

### 荆南猴鼠

淳熙某年荆南官道上十五里間忽有鼠以千萬計蔽  
塞通達其色或黑或白或黃或青其狀或如雞如鳥人  
行其間略不知避遭車馬踐踏而死者不可勝數凡兩  
三月乃息復有一猴高二尺許隱於高木之上乘間為

人害是時正暑天婦女露坐者多多為戲侮不敢輒出  
居民膽勇者百方取之久而墮一網中民納之於囊將  
負往八渠山投于江流未明登塗到城西過一老叟髯  
髮如雪笑問曰囊中物豈非猢猻邪民曰然曰彼實有  
罪願貸其死吾適有官券三十道謝汝彼獲脫去不復  
更來吾二人同詣八渠放之深林足矣即于袖間取楮  
幣付民民以無望之獲喜而從之自是猴果絕跡弗至  
此叟豈猴之翁祖邪

陸荆門

紹興三年姪孫伋為荆門簽書判官臨川陸九淵子靜  
作守攜貴溪醫士周禮者同行是年十一月夢伋著毛  
衫坐于便齋左右侍直皆呼為知軍旦以告伋旬餘又  
夢且聞人言不久當交印歲未盡十日子靜感疾不起  
伋正著毛背子在書室中暫領印符旋被帥檄攝軍事  
先是子靜閱荆門志見王瞻叔紹興庚午十月所作惠  
泉亭記云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甚惡

其語亟掩卷未幾而卒

桂巖鷲獸

族弟仲堪居洪源往祖居桂巖赴從兄飲歸已中夜一僕持炬火前行覺有物追隨在後凡三里將到家家間人又持炬出乃見一豪豬蓋乘火光而至者兩下以矛交刺之豬從坡下跳登岸正值胥井墜焉為衆擊殺遍身皆帶箭如小玳瑁筒其表尖銳可以治頭痒尋常與人遇則踈而激之中輒成瘡或著要害處亦久久方愈

村民程十八者能射虎里人稱為程大蟲其法為煮草  
烏頭汁以淬箭鏃施窩機伺于虎出入道上嘗有一虎  
為箭所傷不能行倚樹蹲立程曰虎死不倒地此已死  
無足懼經前欲取之虎尚未絕忍痛哮吼舉兩足來搏  
程奮臂撐拒力且竭其徒望見爭奔救僅得脫腦後臂  
胛背遭爪攫拏卧病幾月乃起

潘璋家僧

樂平醫士潘璋居於縣市有商客詣曰早上過一僧買

我紫羅兩足酬價已足寘諸袖間使我相隨取錢到居宅徑入今移時已願為一言促之璋曰吾家欲縑帛何必仗僧為市且未嘗有此徒來往汝亟去客不肯去力言之仍述其形貌及袖衣穿弊之狀璋始悟亟往所事泗州菩薩堂驗視則兩縑正在左側蓋常時崇奉甚敬被以真服祈禱獲應歷年多積為塵坐鼠齧未暇更新是日為之瞿然盡室焚香謝過取錢以償客而喚匠治衣易之

喻氏招醫

鄱陽士人汪樵居於郭外數十里間妻喻氏以紹熙五  
年初秋感疾伏枕兩旬更數醫治療弗效其家議欲招  
劉昶昶者世為醫用叔蔭補右列嘗為江東提刑司緝  
捕官因寓處城中是夜樵夢一異人授以金刀光彩粲  
然長徑尺覺而默喜自念金刀者劉也當符於昶無所  
疑夙興命僕且行方啓門而其友宋震適至問疾云昨  
晚人從郡中來言新駐泊醫官劉舜臣其技甚高盍使

視之棟始悟已夢驗為神告即易書遣僕馬邀致到時  
日將暮喻氏已困篤舜臣投以兩藥及旦洒然頓蘇信  
宿而愈

王牙僧

乾道七年鄱陽鄉民鄭五盡室染疫癘貧甚飢粥不能  
給欲召醫巫買藥空無所有但得一龜笠倩牙僧王三  
鬻之可直千錢王輒隱其半纔還家即得病昏不知人  
六七日鄰里以為必不起忽大聲疾呼如受杖痛苦之



狀妻扣之能言所見云恰被黃衫承局追出道近里胡家步下見巨船艤岸大官正坐左右擁侍皆朱紫儀衛光赫全如官府承局領我臨岸大官問爾何敢匿留鄭小五錢我不敢諱遂遭臀鞭一百擲置草中痛不可忍大官令急以涼藥與我旋移船過下岸左右教我就水內取兩壺使飲一盞乃悸而覺便得汗有瘳臀痛愈劇甚視之生赤丁瘡約滿百困卧幾月始復初既而下岸大疫蓋所覩者瘟部云

夷堅志乙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八

宋 洪邁 撰

湯顯祖

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於土偶之前但令具飲饌兩席設于祠宮而命屏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

賓主抗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竊怪而憂之是夜暴風吹起山水泛溢縣治渰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于林藪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水陽二趙

宣城水陽鎮宗室寓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班者從兄

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毆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班任其罪坐鎖閉泉南外宗司因過需恩得自便其父伯冷為平江府將領班留家治母墓嘗抵墓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覩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甲子秋也衆知為僧冤報而師恭自以向已免禍姓名不結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說事逮赴府舟楫已具戒

使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舟人訝久弗至其家  
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時兩行客過官  
道怪其癡立于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  
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嘆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  
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禮懺竟夜冀消宿愆  
不旬日亦卒

陳李冤對

水陽民李氏陳氏有爭訟李氏為秦府幹者挾勢力歸

罪於陳陳翁死于獄經數歲其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  
所窘持杖逐去之犬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夜翁託  
夢于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  
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戒未幾長子入李  
山掘楮拙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之取巨挺奮  
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支體無全膚即死旋斫  
竹數束疊於榛莽間唱云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鬪監鎮  
官汪果驗其尸具以實白縣李生係獄旋亦死焉乃昔

歲陳翁絕命處也

嚴州女子

嚴州士人家女子年未及笄一夕睡醒枕畔得果實如桃者取食之旦起見飲饌之屬輒掩鼻凡可啖之物皆不向口父母嗟異訪醫召巫莫能展力歷十餘年矣而肌體不覺羸瘠一切如平常但不敢議及婚姻事忽索酒其家與一杯即飲之繼稱餒甚索飯自是悉復故乃以嫁郡士洪生洪之二弟琰璞俱登紹熙庚戌科琰為



南陵縣主簿

徐南陵請大仙

吳興徐大倫紹熙四年知南陵縣次年初秋有舊友來訪能誦訣邀大仙因炷香酌酒驗其術俄頃箕動書曰張紫微自是遇請輒至隨所禱即書徐每召會賓僚必設虛位凡酒之美惡杯之遲速亦書之嘗出金觥酬獻乃書曰此吾家舊物莫能曉已而忽憶頃侍父次游守淮郡張公過之開宴延待以此觥勸侑欲舉贈之而張

辭去拂旦告行不及與始知其說不妄賦詩信筆立成  
殆盈數十軸徐闢便坐揭張存時所書冰壺兩大字從  
之求記即揮數百言筆勢遒勁不類平生翰墨徐寶玩  
不忍捨喚工標飾置于壁間又為表軒之南曰歌寓北  
曰琴寄徐妻周氏以故冬卒悲慘殊甚張作鼓盆歌以  
解之徐扣周今安在曰以無過得託生江州王太尉家  
三宣贊位作男子復扣其日月名第曰便為物色明當  
奉告次日云吾為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

日生小名榮郎將誕之夕母夢一婦人牽帷而入覺即  
免身君或道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徧問同官  
休咎曰邵尉有綺語之過未幾邵不疾而死蓋其人素  
為吻士徐由是愈敬信復云子有道骨異日當相從為  
蓬萊三島之遊宜淨掃一室密加糊室列香菓用綵帛  
蒙小箕插筆其上掛諸梁間俟九月甲子日召予當聞  
命而至凡有請禱悉為書之但不可容外人到耳徐一  
一如所戒及期所謂舊友者已去忘其請訣遂絕弗至

南陵美婦人

宣之南陵在漢為春穀縣古邑也民某生者就邑治大門之內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戶逢美婦人若自宅堂而來見生即與笑語時東平郭嵩高叔為宰生謂姬妾浪游不敢應婦人前執其手徑趨店中生固市井屠沽兒迷于色便留之寢旦而去他夕復至如是數月每至必有贈餉初得錢久而攜銀盞駸駸及于餅壘所獲不勝多益疑為竊主家物然貪財溺愛不以為虞因往郊外

行幹逢道士乞錢見生顏色枯燥語之曰汝滿面是邪  
氣將死于鬼手生驚悟弗隱盡以告之道人就近舍求  
紙三寸許書一符使貼于房門是夜聞婦人怒罵曰我  
以至誠待汝汝受我物亦不薄將終身是託何乃遽起  
妄心一旦如是我非畏符不敢入以汝背恩忘義誓將  
棄汝即怫然而去經數夜復叩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  
人不堪明日夜當治汝又去生始大怖坐而須曉始徙  
于他坊由此遂絕後三年縣宰徐大倫妻周氏死其弟

從吳中來言寓泊後堂夜燈側忽身傾且仆涎出不止  
一僕攜燈在下急挾歸室徐視之灌以湯藥移時乃醒  
云恰溷畢見一女子相引詣別館几榻華赫置歌謳未  
暇款昵而入喚覺縣吏言宅素有妖祟前後造恠非一  
於是虛其處西偏徐字子至湖州人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夏夜納涼因据胡床而睡夢一偉丈夫  
著白道服撼之使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急起理

會胡驚寤亟出戶果見人自經於廊下往視之其子婦房中所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性慘妬此妾少有过杖之百數不能勝楚毒乃就死胡使呼婦就傍熟視婦略不動色徐云他人不須管若不可救我自當其責即取爇登之解縊索移時復甦胡氏供事廣德張王甚嚴舉家不食猪肉故蒙神力云張婦之惡猶不少悛也

楊政姬妾

楊政在紹興間為秦中名將威聲與二吳埒官至太尉

然資性慘忍嗜殺人帥興元日招幕僚宴會李叔永中  
席起更衣虞兵持燭導往溷所經歷曲折殆如永巷望  
兩壁間隱隱若人形影謂為繪畫近視之不見筆跡又  
無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軀疑不曉扣虞兵兵傍晚前後  
知無來者低語曰相公姬妾數十人皆有樂伎但小不  
稱意必杖殺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釘于此壁上直俟  
乾硬方舉而擲諸水此其皮跡也叔永悚然而出楊最  
寵一妾蒙專房之愛晚年抱病困卧不能興於人事一



切弗問獨拳拳此姬常使侍於側忽語之曰我病勢沉  
綿如此決不復全生我傾心吐膽只在汝身上今將奈  
何是時氣息僅屬語言大半不可曉姬泣曰相公且強  
進藥餌脫若不起願相從往黃泉下楊大喜索酒與姬  
各飲一盃姬退沉吟深悔前言之大失陰期伏竄楊奄  
奄且絕數瞑目所親大將請之曰相公平生殺人如搯  
蟻虱真大丈夫漢今日運命將終乃留連顧戀一何无  
剛腸膽決也楊稱姬名曰只候他先死我便去大將解

其意使給語姬云相公喚預呼一壯士持細索伏于榻後姬至立套其頸少時而殂陳尸于地楊即氣絕

宜興官人

宜興官人吳瑄紹興五年春得目疾頗劇乃挈妻子來餘杭寓泊之所於時盡室居之月餘一旦忽起歸心妻以遣人市物於臨安未反欲少留吳堅不可若有促之使去者但令一僕守舍即登塗亦不與交游告別明夜天目山發洪川流暴至平地水深數丈吳之居沒於水

中僕溺死是時民罹其禍者十萬餘人

張元幹夢

張楠字元幹福州名士也入太學為學錄既優列解籍而省試不利乃止土地祠致禱曰楠雖不肖自覺學業之程不在儕輩下今而失意其必有說敢以請于神是夕夢神來謁語曰君當登科緣比者受無名之錢四百三十幾貫幾百幾十文為此遭黜楠覺而默念身為寒士安有是哉時諸生從受業者聞師赴省各隨力致助

然度其數亦不能多意其必以此故試取記事小冊逐一算計正與神言合貫百分文奇零不少差然後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已之財不可妄得如此續以上舍賜第

駱將仕家

淳熙癸卯歲張晉美濤自西外宗教授入為勅令刪定官挈家到都城未得官舍僦冷水巷駱將仕屋暫處駱自居其旁數日後駱妻謁張氏問無恙甚勤自是每見

輒云然意以為相勞苦常談爾其地卑濕特甚不數月徙去而黃景享自滁州來為太學學錄復居之經旬日婢妾夜叫呼云有賊已而房門洞開竟夕擾擾明旦默檢无所失亡獨新洗衣四種原在厨間皆不見遍索之其二在牆頭猶以為賊攜去而失墜者其二乃壓於積薪之下黃雖疑怪而不欲告人後數日又復見異原寘四甕益於桌上悉頓疊壁下亦不之問黃母夫人病侍藥至三更持燈入廁則庖內什器數十皆排列廁板上

懼而亟出於是亦去之繼訪其事乃一年前駱之長子以狂蕩弗謹為父母所責自經於厨從此變怪百出晉英聞之始悟駱妻所問蓋為是云黃母旋亦捐館

陳二妻

金花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姙將產詣鎮太平寺請僧于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兩瞽凡衣裳縫紉皆倩鄉里男能移步且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千錢吾為汝治

眼疾旦以告厥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邪妻曰  
家間亦貧尚無飯吃何暇及此佛亦不應屑屑與我較  
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  
憶其事乃焚香告禱乞放妻眼光明俟秋成還賽時紹  
熙癸丑歲也及秋幕始踐前約恰費錢一千纔及新春  
妻雙目如平生時了無患苦

### 江牛屠

婺源姦民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焚汁

濟以他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于牛脅皮中不經日必死則喚之使宰剥肉既非帶疾人食無害謂為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行此伎農民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之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遍詣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羣鴉及鷹翔噪於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視之江已溺死于中水纔



深三尺耳臨棺斂杵匠于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  
行詐已久時將適何人家而為鬼所誅也

夷堅志乙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九

宋 洪邁 撰

宜黃老人

紹興中撫州宜黃縣宰徐君聽訟有老人曰侯林哀哭  
陳牒云居于社壇之旁遭弓手夏生縱火焚蕩所居遂  
并三子為灰燼聞詞駭愴即捕夏送獄訊鞠甚苦夏不  
知所對泣涕弗食縣吏共言夏為人素循理安得有白

晝放火殺人之事願追詞首究其未仍委佐官往本處  
驗實當可得情徐用其說及詣壇下物色並無侯老住  
址與火燭之跡乃夏生以祀社之故奉尉命汛掃壇宇  
翦雜榛穢畚輦枯藁置一空穴而焚之蓋狐狸所窟也  
三雛死老狐因是假公力以復怨云夏始得釋又別有  
牝者化形為美女往來令丞廳民吏盡見之女面左頰  
有黑痣如豆大為所惑以死者非一多據丞廳碧瀾堂  
小史屢見其從事于針紉聞人聲則沒庚辰歲衢人祝

君丞時至此堂獨寢逢之而喜挾與同衾已而并其子  
相繼隕命

宜黃丞廳蛇

宜黃丞廳與縣治相連有大蛇長二丈鱗甲青黑行地  
有聲父老傳言每出游一廳則主人者必罹禍咎紹興  
庚辰春出於丞舍後東牆蓮池側隱半身牆內尾垂于  
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子能捕者六牆  
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健力舁致郭外過百丈橋數里

縱之莽中意其已遠不能復至矣次日祝仍以午到昨處則蛇乃在原穴欲殺之而吏士皆不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舁去如是者至于四五迨祝死乃絕不見

宜黃縣治

宜黃縣後有游觀處曰望月臺曰馴雉堂曰百步亭皆依山為之紹興初巨盜入邑民奔赴逃命盡死其中以故鬼物為厲十數令宰不敢居正寢多宅西偏船齋戊

寅歲南昌李原佐到官始開門掃塵撤室治牖而居之  
晝夕安處寂無所見獨僕輩棲船齋之西距馴雉堂不  
遠或曰日聞撼鈴聲亟往視之乃巡夜卒所持者自鳴  
於空倏往倏來初無攜控懸擊之物揮杖擊之而墜他  
日有束竹出自堂夭矯如蛇行僕迎斷以刃投諸火以  
白李李斥弗信在職三年始終如一日臨受代徙寓驛  
舍將葺故治以待新令尹什器運致未盡明旦往取皆  
為鬼堆壘無細無大至與屋脊平甚費人力收拾後政

至聞其異復處西偏云

張保義

靖安張保義者本邑村朝山屠兒以建炎捍寇功得官  
貲產甚富乃戊志所書為寶峰主僧景祥所識者寺既焚  
燬張一力重營之又置田數千畝以贍常住張藏錢不  
勝多至築土庫數十所作貯積處平生享用自扣閱三  
十年暮歲忽聞庫內錢唧唧有聲自戶外審聽持杖擊  
其門曰汝要去須是我死後始得汝大驚小怪作麼生



即寂無影響又數年乃死鄰里咸見其庫錢晨夜飛出如蝴蝶然未幾屋室百間一蕪而空寶峰相去數十里旬日間亦煨燼不遺張氏子孫雖存而生理不能百一矣

### 九梁星

陰陽家有九梁星煞之禁謂當其所值不可犯或誤於此方隅營建則災禍立起俚俗畏之時靖安縣寶峰寺僧堂蠹敗不堪安衆長老景祥欲一新之羣僧合言今

年正值九梁所棲無為空取禍祥獨以為不然曰人神一也皆欲安居烏有人不可處而神可處乎即率衆往誦經白請神煞暫遷法堂俟修造訖役日還位踰月工畢乃如前說復率誦經迎神歸故處後皆無他時紹興丙寅歲也至紹熙庚戌鄰寺大梓院議葺僧堂衆又以犯九梁為言主僧用景祥故事禱誦迎徙未一年僧行數輩相繼亡歿堂迄不就鄉人輕薄者或因相傲詈罵至以兩寺為口實云

鄂州總領司蛇

鄂州總領司故州治也後偏城城下有園園有大蛇長數丈許乾道中韓總領者欲于東北隅建楚望亭而築基不成至于數次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為立祠當可就韓如其說作小廟于數十步間基即成蛇往來東西或如教場大井內或從府倉氣樓中垂頭下食米嘗蛻皮於竹林裡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出示人蛻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賃租城下壕種菱芡就孺

地縛葦舍母子處之以察盜摘者夏夜過半聞聲母以  
為賊也出視之見蛇在女牆上而頭在壕中昂起視母  
母駭叫楊生至僅能舉手指示即仆地死楊懼捨之去  
已而蛇不復出人疑其入大江云

宜黃青墓

宜黃縣獄有廟相傳奉事蕭相國不知所起如何也縣  
人言神多化為青蝦墓而出以小為貴如體不踰寸則  
邑宰必薦召或以治最勅擢胥吏安堵不懼黥逐如大

至尺許則反是紹興中墓屢出至如扇如盤如大龜鼈  
宰不經歲輒非意而斥或遭憂去矣明年忽徧於廳廡  
林園無萬數僅若小錢狀類青蛙而狹匾足差長色白  
身色如翠羽每足有五爪能緣壁升木至一二丈不墜  
舉邑懼忤指為吉證競置酒殺詣廟荅謝陰貺而共享  
膳胙以張慶喜共白于宰李元佐乞備享李元佐獨不  
信叱使去至明日皆隱不見竟三載百里晏然元佐以  
薦解組馴至侍從

鄂州遺骸

鄂州地狹而人衆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疊多舉棺置其上負土他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經時月瀕於暴露過者憫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於諸司於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具焚瘞先揭榜通衢許血屬自陳為啓壙甃甃舉而藏之具書姓氏于外如無主名者則為歸依佛寶一切火化投餘骨于江其數不可勝計內一骸獨骨節相聯不絕色狀與他尸不

類僧拈說金沙南鎖子公案以為一段勝果俄又於積骸下得小鬟度可十四五歲青衣紅襦塗澤艷冶儼若生存輿致寺門外三日市民無遠近爭來諦觀莫有知者時方秋暑容不少變萬衆敬異乃別治兩棺易衣改葬仍立塔其塚上表而出之但無有記於圖志者懼久遠泯沒為可惜也

###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為徐州守全椒縣結正一死

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時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于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反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于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庵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辯數次然低



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庵僧已死時正微暑猫守卧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此犬之義甚似前誌所紀無錫李大夫家者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情此又可信云

王瑜殺妾

江東兵馬鈐轄王瑜者故清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峻刻略不知義理所在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貞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理多所索求諷親校飲

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擊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褫其衣縛于樹削臘木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置兩頰而加訊杖或捶足指皆灑血墮落每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熾炭其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亡妾何燕燕濟其惡專擅寵偽作正室受封紹熙五年九月妾李遭撻委頓瑜摔付後院自扃鎖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影響便恍惚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

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洎過堂門及外門三重皆無人焉遂奔歸其家瑜方覺急遣卒雜還追攝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詞呼廂官往究質得兩夕前燕燕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燕燕下獄鞠治盡得衆尸械繫兩人而上其獄慶元元年四月詔削瑜籍編置朱垭燕燕杖死于市瑜至萬安軍死

徐千三官人

湖州城北徐朝奉之子千三官人者自為兒童時資性誠質既長念親戚間有妖鬼作祟者遂刻意奉道行天心考召法為人治拯靈驗絕異而略無求需至于香火紙錢率皆自辦不以貧富高下應時決遣未嘗到病家覩其面目只令具狀投訴旋扣神將候鬼物現形鞠伏然後繳回施行濟人之功積有歲月淳熙中市民張翁女遭物憑附邀道士數輩驅逐械杻鞭箠視之若無怖不敢用刀仗畏或傷女身女但訕罵極口無術可制翁

詣徐致懇徐許之而語曰翁去勿與人說道曾見我翁  
不喻會其鄰亦以被祟來求將徐知其與張比屋徑攝  
祟至壇鞠之曰汝當緣乏食故出為怪汝必知張家衆  
鬼本末盍以告我可錄功贖過吾捨汝對曰是鐵鉛精  
也所以不怖答掠徐乃呼張翁使備畚鍤炭醋令持一  
符歸就房在房掘土纔得物即熾火焚之而沃以醋翁  
還未及門女已哀鳴乞命涕淚滂沱果掘得一鉛如言  
焚鎔女遂愈

普靜景山三異

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墓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密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神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工有道人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勿使人窺覘奎善而用之數日工畢長揖而去衆異之始入祠瞻視於

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晉靜神千年英魄  
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疑奎傳法于慧斌建炎  
初京師三藏法師奉陳留閭教寺釋迦佛牙至鎮有  
三朝御封盛以玉匣及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斌偕僧  
俗致禱以求舍利七日弗應人皆懈怠斌拜祈愈加大  
聲言今夕無驗當捨此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  
利流出三十餘顆五色晃耀其半露半隱于匣無數亟  
貯於甞琉璃瓶先是太湖漁者於陂中得檀香七級塔

高二尺上刻佛像精巧之極一僧贖得是夜夢神告曰  
釋迦分身佛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捧以來斌  
持瓶入塔濶狹深淺無差因建禮塔會關子開子東皆  
作文記其事斌傳法于妙心郡之景山寺唐覺聞禪師  
道場也紹興壬午歲心挂錫書記寮欲南遊夢二偉大  
夫著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禮甚恭曰昔日覺聞禪師至  
此某輩七十二村土地聽說法度受大戒斷葷酒以護  
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興此山時已至矣和尚欲



何之邪心覺而未信連夕見夢挽留苦切心謂之曰此寺頽敝常住枵然將何力復興且二公何人鄭重若此對曰伽藍主者自有檀越為師維持茲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寺僧師範亦夢神託留之不得已姑為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適張恭壯公請寺為功德院邀心主席一坐三十臘百廢興舉煥然一新距覺聞開山恰五百年慧斌姓沈氏傳曜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

夷堅志乙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乙卷十

宋 洪邁 撰

趙主簿妾

潭州貧民某人死妻挾二女改嫁稍長悉售之為人妾  
次者入湘陰趙主簿家歲滿不得歸繼父死厥母經官  
取之方在趙時為主簿之子所私雖已出猶竊之弗已  
母寓城下客邸無儻直主人逐之去乃徙東街易二十

三店中趙子不復至女懷妊易妻問曰爾未有夫何以孕曰自為繼父所賣抱氣成蠱故腹皤然非孕也後數月腹愈大母又不償值直遂詣府誣之訴易之子姦其女府逮易并女係右司理獄受拷笞月餘不肯承而女以娠重不可訊一日正午囚者困睡女亦睡忽驚覺則有大白蛇纏其腹三匝首尾翹然相向女惟叫呼求救同室相視怖栗伴媼出語推吏吏驗之而信走白理掾掾具衣冠焚香楮拜而祈蛇解縛緣壁登屋遂不見旋

誕一男方道本始蓋趙生之子易乃獲免母受杖女以產故免時淳熙十六年閏五月間也

王尚書名紙

南城陳元字常卿淳熙十年再以鄉薦赴省試寓貢院前旅館夢一吏呼曰王尚書送名紙來謁既覺殊以為疑越三日王被命知貢舉元遂登第

何氏魚子

金谿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鮓醢剖腹得

子盈盆置廡下室中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為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既而復然明日以語人或勸之使投溪何妻不聽悉烹食無餘次年春一夜少義嘗夢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以筠籠盛巨鼈來餉頓感昨夢即親詣江濱出放之惜其妻不能然也

桂林兵

淳熙十六年桂林守應孟明仲實遣効用兩兵將匠伐木於桂林山中夜宿民家一兵夢神人持刀割去其腎

夢中叫呼傍兵亦驚覺問所以急秉炬照視則兩腎已墮床下流血如注恍莫測何以致此民與傍兵掖以歸城中且白于府仲實疑弗信送獄根治使權節度推官修仁主簿梁輶詣効用軍究治傷者吐曲折出腎示之狀貌全如宦官云

梁主簿書院

梁輶仁仲潭州人居聚星門外僦大街索將軍廟前呂氏空宅以為書院其徒從學者三十人一夕梁還家諸

生七輩同坐庭上未燃燭見有披髮自浴堂出者初疑同舍許國梁為戲以相嚇既而非也國梁走登樓餘人繼踵而上未及為鬼物所擊邵陽士人劉開道遂與講禮云即日恭惟槎木大王萬福且云不干閒事鬼又擊之良久諸生至樓上恍惚間有肥肉一盤雞頭子數包在案衆迷罔不自知共食二物俄頃嘔吐滿板惟國梁在床帳內不遭擊隱隱見諸人食吐雞頭每摩一枚各接莎之至長尺餘猶相詫曰此乾脯香也鬼手大如烏



鴉扇條馬沒于壁隙事定始就枕旦起視所吐了無一  
跡競磨礪白刃以待之後數日讀書燈下復見大手自  
窓櫺入搥以刀不中而遁於是百怪俱集然皆相約勿  
與先生言居之凡七閱月逮罷官方以告云

### 一明主簿

建寧劉策字獻卿乾道丙戌赴省試已老中魁本經而  
以孟子小義失一出處被黜又二舉復就試與臨川黃  
日新邂逅信州道間云嘗乞靈邵武廣佑王廟夢神人

書字其字曰一月主簿豈非他日宦至此乎黃答登科  
決不致注是秩也是歲下第後六年中省闈第十三名  
不得為教官遂擬鄴州司戶以歸時春秋已高侍從中  
有矜其潦倒者為移書澧臺得攝松溪主簿到邑止一  
月適欲上章論權局之弊令尉皆不許即日罷歸未及  
而卒

黃講書禱子

黃廓講書者興化人家信州未有子攜妻施氏及侍妾

詣佛寺禱於羅漢堂是夜夢與妻妾同數羅漢位次相視而笑羅漢忽發言顧之曰前後各三年既寤歷歷能憶妻妾同時亦感此夢俱莫曉旨意但謂當相去各三年孕育而已已而同歲得男廓卒後施氏教讀書甚力妾之子曰燾為長施之子曰杰淳熙中甲辰杰登第至丁未榜燾繼之方悟前後各三年之說廓又別有四子燾字子元其婦翁饒大中為黃日新說

劉堯夫

劉堯夫字醇叟撫州金谿人本名單將詣郡赴春補夢有以文卷示之者題曰太學饒堯夫覺而思之以姓氏不類姑先易名既而中選入學偶急不暇倩友人嚴太伯作刺嚴誤書劉為饒他日再至見而恍然元未嘗以昨夢語人也後補入太學臨當秋試忽苦頭痛不可忍嘆曰吾必死前一日鄰齋生夢人來告曰劉堯夫作魁視其試卷塗注五百餘字以報劉劉謝曰感君愛我厚然吾今日不知死所豈復計較功名事哉鄰生退密為

投卷薄暮始告之明旦強起以巾遮腦扶掖就坐信筆  
塞白洎日中灑然而醒讀文大笑悉抹去凡數百言而  
改為之揭榜果第一既陞上舍鄰生又夢學門洞啓從  
者傳呼而來曰劉吟詩釋褐劉聞之曰邵先生詩有堯  
夫非是愛吟詩之句此殆為我也遂以兩優賜第初劉  
為兒時夢占牌上題云劉通判宅親誌於庭柱以故不  
用高遠自期由太學博士倅貳豫章其後暴得疾危甚  
家人環泣劉曰吾久知必止此獨不問吾柱上所誌乎

且死手疏家事數紙仍作偈曰不到清泉白石邊却來  
城市走喧喧夜來一派銀潢水瀉向銀臺玉鑑前蓋平  
生未嘗參禪也

劉暉做官

劉暉黃則皆宜黃士人乾道戊子黃冠鄉書劉免舉偕  
赴己丑省試邵武人謝極者精地理學嘗遊術臨川與  
二子相識是時在其鄉相識張德庸家宿夢人告曰黃  
則及第劉暉做官覺以語張張曰劉若當恩科乎曰然

然則可知矣渠必不正奏名故只說做官也已而黃登科劉特恩入第三等補太學謝生喜其夢應他日到撫州為言之皆抵掌一笑黃調分寧主簿臨當赴而遭母憂再調衡州安仁酒官在家須次早晨起開門一鵬飛入立主位屏風上急擊之已失所在時適卧病黃憂之既而愈而安仁遣吏來報見任者物故黃曰鵬飛殆為彼邪亟上道到縣一歲忽自唱解官詞其夕無疾而卒劉注官得韶州司戶當待六年闕在臨安適與新太守

同邸邸吏云司戶原無正官一在任以憂去及迓後改者則已死劉遂之任首尾凡五考再調象山武仙令閱考亦如韶嘗攝倅攝郡歸家買田致仕改京秩年幾八十乃終談者論謝生之夢所謂黃則及第蓋止于策名而劉始做官也黃族子日新言之甚詳

王姐求酒

建昌葉氏子多內寵一妾王姐病死以無子之故雖葬于墓園而春秋薦奠弗及淳熙己酉葉自韶州終詣闕



攜二妾行俱夢王姐來求酒且愀然曰吾歿後幽魂無所歸欲自取覆官人又近不得你兩人幸為我一言既寤白于主翁亦為悽惻逮還家即命祀其墓仍以中元日為設齋位云

張詡夢名

建昌新城太守張詡淳熙十六年初夏夢游鄉先達葉昭州民極園逢白髯老叟曰君今秋應舉但用葉使君名可得也詡覺而異之以謂身為晚輩豈得輒犯長者

名然私心竊喜惟恐失之乃只用下一字更為極是歲  
中解試第二人謁謝昭州自言其夢以謝過此二事皆  
邑子王揆聞之于葉云

吳中小經義

新城吳中字克明紹興乙卯赴鄉舉其兄在邑於初場  
之夜夢克明歸云小經義第四句言神聖有作大是愜  
意今茲中定發舉覺而書于壁克明試歸兄遽問曰汝  
作小經義得毋用神聖有作之句乎克明駭然所為程

文原未嘗示人也兄何知之即引觀壁間所書未幾預選後十年登科

陳氏賃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甚厚將新所居門為木工所欺日趨于侈自門至廳堂一切更建寢隆及于什器厯數年輪奐整潔而膏腴上田掃空無餘其始從事于木匠也當乾道丙辰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于

地而去蔡寤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試登科十年後玠家益以貧蔡氏又死略無一錢可活遂以宅售于聶恰得二千餘緡追悔弗及自為人說如此

楊壽子

唐小說所載吳郡漁人張鬚子於太湖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鬚子近建昌一事亦然淳熙八年春南城縣境久雨溪漲漁者於岸許設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江中所得極大

不過一二觔他皆池塘中養者耳是歲民楊壽子置網於章山支港及舉之覺其太重獨力牽挽不能勝遂為所困幾墜而溺叫呼求救同業者三人共助之乃一魚絕大騰躍于中徐徐曳至岸百計攻刺始死凡重百觔熟視之額上隱隱有鮮紅字衆漁皆村氓無以識者一士人至為釋之曰三度入潮門四度遭大水下梢却逢楊壽子後村多楊氏取此魚者正楊壽子云

陳如埧

陳如壢字伯和南城人其父適用曾與山谷先生倡和  
名見集中壢雖不讀書而為人剛烈嗜酒使氣無憚一  
妹嫁遠鄉何屯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樓寬敞旋欲宿  
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尚不敢登兄毋取禍已洒  
掃書房延待矣壢弗聽遣僕伴直又却之妹憂甚而不  
能回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笑迤邐從他處來壢  
知為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趨牀原未與人談即推其股  
時時移足向下至地推轉急攬身起立大聲叱之隨沒

不見復上理衣衾安枕迨曉寂然妹急問說乃詳告之  
聞者服其勇凡留連旬日不復有影響爾後亦無人敢  
再寢于彼者

傅全美僕

紹興十七年七月建昌軍管下箬嶺士人傅宗道置酒  
延客方就席聞鑼聲鈔鈔然遙望乃羣盜也其徒數十  
人因急喚壯僕治禦備婦人皆登山盜入門見酒饌恣  
飲食焉掠財物四十緡而去隅保聞寇至盡持刀矛來

盜已醉所攘半為諸人所得近村厚平里有傳全美家  
兩田僕亡命邀擊死于盜手其魂每夕至主人之門冤  
憤呼叫全美之父怒甚開門厲聲叱罵之曰汝自利賊  
財至于喪身何干主家事而來恐動人如此吾念汝積  
年奔走之勤不忍加治今將繪汝形于近廟俾沾受香  
火待時託生宜速去自是其聲日遠及繪畢遂寂然

夷堅志乙卷十